



流年碎影

那棵苦楝树

□梅巧军

考入师范那年，父亲看我拎着从姑母家借来的那个破旧的小木箱去学校，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些愧意地对我说：“过段时间打个新木箱送学校去。”

可哪来的木料？我很失望地想。

一次周末回家，父亲指着小锅屋前那棵枝繁叶茂的苦楝树叹着气说：“把它砍倒为你打个大木箱吧！”“不行，这可是夏天我们一家人乘凉吃饭的地方！”我拒绝道。

从我记事起，这棵苦楝树就在我家锅屋前笔直地立着，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已经长成了碗口粗的参天大树。

每到夏天，它就像一把巨伞，为我们遮阳挡雨。远望那碧绿的枝叶，像一块翡翠，绿得纯净，绿得让人心醉！在阳光下走近它，叶片油亮亮的，开出无数朵紫红色的小花，像满天的星星一样，不时地眨着眼睛，又好像在跟我们说悄悄话。花儿谢了，结出一簇簇圆圆的楝树枣，水灵灵、绿油油的，一阵微风吹来，这些可爱的小精灵，随着枝叶一道摇头晃脑，可爱极了！

到了秋天，树叶落了，只剩下金黄的楝树枣，在秋风中抖动。那是它们成熟的季节，我和二弟赶忙拿来蛇皮袋，一个爬上树摘，一个在地面接，并装进袋子，背上它，步行十多里路，到公社收购站以3分钱一斤的价格，卖得几角钱。我是哥哥，舍不得弟弟，花1角钱买一套烧饼油条给弟弟。弟弟赶忙拿起香喷喷的烧饼裹着金灿灿的油条吃起来。弟弟让我也吃一口，我总是用命令的口吻道：“快吃，大哥不饿！”

回家后，我们总把卖楝树枣的钱悉数交给父亲，以备生活的不时之需。

每到夏天，母亲就在树下放一张小方桌，一家人围桌喝粥吃饭。不会忘记母亲端着一大盆刚腌制的小瓜菜在桌旁不住地一上一下有节奏地颠簸，一片片白玉似的小瓜菜上下翻飞，但一片也不会落到地上，不得不佩服母亲的手艺！不会忘记父亲与叔叔们围桌而坐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谈着农事，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声音在枝叶间穿梭，惊飞一树的麻雀！不会忘记在夏天的中午，我坐在奶奶的腿上，奶奶扇着芭蕉扇，给她孙子带来丝丝凉风，我一边享受着凉爽一边听着奶奶讲那些荒诞的故事……

终于在一个周末，父亲骑着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行驶约50公里的石子路，拖着带着油漆味的崭新木箱，来到我的宿舍。当看到木箱时，我心里难受极了，难道真的是砍了门前的那棵苦楝树？我疑惑地望着风尘仆仆、浑身浸透汗水的父亲。“没办法，只能砍了门前的那棵苦楝树，请人打了这个木箱。”父亲刚说完，我感到头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这浓浓的父爱，令我心疼；砍掉至亲一样的大栎树，令我心痛。从此，这棵苦楝树给我童年带来的幸福与欢乐只能永远地珍藏在记忆中了！



心香一瓣

背街弄巷，我被这间售卖“美好”的小店治愈了！

售卖“美好”

□张响响

择窗而坐，啜饮一杯未加糖的咖啡。

阳光此刻透过小店整面的落地玻璃，迫切地扑进了屋里。店内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咖啡香，身居其中，这氤氲之息令人十分惬意。

玫瑰、百合、康乃馨、洋桔梗、风铃花、含羞草、富贵竹、绿萝……这些个花花草草，我叫不出名字，抑或有没有被售出，似乎都无所谓，不影响它们在这个季节，在这间小小门脸的花店，静静地将各自的美丽绽放着。

老板娘暖心送来自己做的两块免费小甜点，说是让我们配着苦咖啡吃。“换一种方式，给苦咖啡加点甜！”这是老板娘的原话。她四十五六岁，苗条身形，脸颊上的一对小酒窝，随着言语间的笑容可掬，灵动且欢欣。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呢？”我有些疑惑地问。“是吗？你看抖音吗？”老板娘问我。

“清闲时也看呀，哦哦，想起来了，你是那个把自己跳舞的视频上传到抖音的吧？”我想起近来常会刷到的同城视频，仔细看来，那视频上的背景，正是这间布满鲜花的小店。

老板娘拿出手机，确认我看到的视频正是她，开心的模样似中了六合彩。

“老板娘，如果这些花在新鲜时没能及时卖出，那可是要亏本赔钱的呀，你还有心思跳舞、拍视频呀？”我这话问的似乎有点煞风景了。

“不想那么多了，趁着花香正浓，趁着阳光正暖，放首音乐，跳个舞蹈，这才是不辜负满屋开得正艳的花哦！”老板娘很风趣。

“卖不出去的花，闺女会帮我做成干花、制成香囊，我也会跟着‘小红书’，学做鲜花饼干、鲜花小甜点，多多少少也能降低一点损失。再不然，就打折售卖，或者免费送给每一位走进小店的顾客、送给点咖啡的客人。尽可能地不浪费每一支鲜花！”老板娘一边修剪花的枝叶，一边和我闲聊着。

“我呀，其实售卖的不单单是鲜花哦！”老板娘故作神秘地说。

“知道呀，除了售卖鲜花，还有售卖咖啡、甜点……”闺蜜也打趣地接过话茬。

“哎呀，你只答对了一半，鲜花、香囊、咖啡、甜点……其实呀，我售卖的都是给别人带来嗅觉、味觉美好感受的东西，我是专门售卖‘美好’的小姐姐哦！提醒各位开启各自的删除键，一键删除不好的人和事。”哈哈……我们的笑声，在花店里四处溢开。

认同。我真实地体验了，这个小姐姐的确是在售卖“美好”。

“阳光、鲜花、咖啡，真好！”闺蜜慢慢地搅动着她手里的咖啡。“静坐、闲聊、慢品，真好！”我应声说。“这间售卖‘美好’的花店，真好！”我与闺蜜不觉相视莞尔。

一诗人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我们此刻就十分美好。不必去刻意追寻诗和远方。

背街弄巷，我被这间售卖“美好”的小店治愈了！

诗情画意

惠风和畅，花事宜人，路上行人轻衫薄裙，笑意盈盈，大自然的一切是那么和谐，那么美好。

芍药向阳开

□董植林

5月8日下午，特地回了趟老家。芍药向阳开，笑脸迎人来！没想到，她竟然开得如此艳丽灿烂、热烈奔放。我拍了几张照片，发在家庭微信群，立即引来一片惊叹和赞美：“这么漂亮！”“是牡丹开了吗？”（把芍药当作牡丹了。）“真是满园芳菲！”“我们好像闻到了老家的花香！”

其实照片里的芍药，哪里有花园中的实景那么美丽、那么多姿多彩啊！你看，不管是红的、粉的，还是白的，都静静地依偎在绿叶之中。已开放的花朵碗口大小，花瓣张开，花蕊绽放，呈馒头顶形状，似玉雕一般，或侧身掩面，或俯首含笑。红色的花瓣中是金黄的花蕊，白色的花瓣里是粉红的花蕊，颜色搭配得那么和谐。正在绽放的花蕾比鸡蛋还大，羞答答的花瓣微张，如雏鸡破壳，温润如同凝脂，虽然有点含蓄，但都傲立枝头。如果在清晨，芍药带着露水开放，那会格外娇艳迷人。

园中，一丛芍药旁就有一丛牡丹。现时的牡丹已经悉数落幕，芍药花正次第开放。一花落去，一花盛开，延伸了春天，带来了夏天，两花相依相偎，为园中的景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意境。

古人评花，芍药第一，牡丹第二。又有人说，牡丹是花王，芍药为花相。其实，各有其道理。

评芍药第一，是因为芍药虽为草本，却是著名的花卉，在中国的栽培历史超过4900年，是中国栽培最早的一种花卉，位列草本之首，被人们誉为“花仙”，并且被列为历史上的“六大名花”之一，又被称为“五月花神”。

说芍药为花相，是因为她有一种沉稳谦逊的态度。它属草本科，株高不超过一米，它烘托牡丹的雍容，花朵比牡丹稍小，处处不争，处处让步，让牡丹唱绝春天，而后才在立夏前夕款款开放。花色虽不及牡丹，却也独有一番含羞娇俏。唐代诗人柳宗元在《戏题阶前芍药》中写道：“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春。”另一位诗人元稹在《红芍药》中赞：“芍药绽红绡，巴篱织青瑛……艳艳锦不如，夭夭桃未可。”他们都盛赞芍药花开艳丽，就连锦缎和桃花也望尘莫及。芍药花既延续了牡丹的丰富，又开创了自己的一派风范。

芍药和牡丹，都是我国的传统名花，因为外貌相似、花期相近、同域栽培，所以不少人经常把它们混淆。其实，芍药和牡丹虽然形如姊妹，但血脉有别：牡丹属木本，芍药属草本，因此有人说，前者贵族，后者草根。花期也不同：“牡丹携春去，芍药伴夏来”。说明牡丹早开，芍药迟放，它们的花期相隔半个月左右呢。

牡丹硕大艳丽，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当我们在感叹它的华贵和春天短暂时，芍药钟情在自己的季节里，不声不响地迎来夏天，盛装登场，让它的香气萦绕四方。这“姊妹花”，都独步花坛，前后相继，各有所长，相得益彰。在我的眼里，牡丹、芍药，虽有木本、草本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贵族有贵族的气派，草根有草根的特长，可谓各领风骚。美没有高低和等级，只要是美的，能贴近和滋养心灵，给人们带来享受，这就够了。自然界也一样，小草绿遍天涯，可以保护水土；大树亭亭如盖，可以带来绿荫，它们虽然高矮、粗细、质地不同，但你能否定它们各自的作用吗？

老家的芍药正在盛开，有的已经坐拥花苞，随风摇曳在牡丹一旁，周边的桃李杏树叶由翠绿转为墨绿，初夏的感觉已经蔓延开来。惠风和畅，花事宜人，路上行人轻衫薄裙，笑意盈盈，大自然的一切是那么和谐，那么美好。